



一个平凡生命在两个世界里的怒放

竹林青心

罗振宇跨年演讲中推荐了春节前计划看完的十本书，我随即下单购买。看完《跑外卖，一位女骑手的世界》后，感触颇深，底层群体的生活本是生命的本真，却被大多数人忽视了。我喜欢作者平实动人的叙事，一切都娓娓道来，却又能戳中人心，让我加深了对这个世界底层平凡人生的共情，也看清了底层群体的人性冷暖。

作者王晚，是一名典型的90后“小镇青年”。她不是时代主流的旁观者，而是一名真实的参与者。她19岁辍学，打过很多工，过早品尝了生活的苦，直到2024年开始跑外卖。即使生活和工作的条件异常艰苦，也没妨碍她持续不断地读书，累计读了1000多本书。白天骑车劳碌，晚上写作记录，300页文字全是他风雨奔波的日子。

《跑外卖》是作者自己在忙碌和强度大的跑外卖间隙时间，记录下的行业经历和心路历程。全文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，只有最朴实无华的文字，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概括，那就是“写实”。这不是简单的谋生故事，而是一场平凡生命与命运惯性的对峙，是底层个体在生存法则的碾压下，用骨血浇筑的精神觉醒，让我们看见：平凡从不是命运的终点，艰辛也绝非人生的注脚，抗争本身，就是底层人生最深刻的哲学。

她从女性的角度为我们描述了外卖员的真实世界，有外卖行业的行规，也有女外卖员的特殊困境。书里记录了她与系统赛跑和应对催促，如何跟保安斗智斗勇、如何面对暴雨和冰雪对女性身体的损耗，还有顾客的暖心

言语和无端恶意的对比。除了在租住的城中村、商场和小区间的穿梭，她还描写了老家山东的风土人情……她把一代年轻人无根归属的困境写得扎心又真实。除了文字，书里还有几十张送单途中随手拍的照片，展现了外卖员完整的四季生活。没有知识分子的审视，只有平凡劳动者的讲述。她为我们打开了不曾看到的多重世界，也让我重新看清生活底色，终究不是取决于外界环境，而是来自自己的想法和行动。

书中描述了两个世界：一个是算法里的世界，那是在北京的城中村与大型商场里不断穿梭的世界，是一个物质至上，底层人融入不了的世界；一个是山东老家的人情世界，是她既害怕被拒之门外又担心被吸附其中的世界，是一个乡土枷锁制约，又无法逃离的世界。悬浮其间，王晚始终在寻求安心之所，而外卖，令她暂时获得了安全感。

她的人生，是无数底层平凡人的缩影，更是生命在“被动选择”中寻找“主动突围”的隐喻。出生在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小小村庄，泥土里的日子没有给她太多选择，却磨就了她“向下扎根”的生存韧性。

这本书处处透露出生活的质感，以切身经历让我们了解到一个外卖员真实的苦与乐、冷与暖，以及底层打工者的安身立命之道。

底层的艰辛，从来不是单一的苦难叠加，而是“个体局限”与“环境规训”的双重绞杀。不足一米五的身高，是她与生俱来的生理局限，却在“标准化”的行业规则里被放大

成难以逾越的障碍。站点的电池架太高，每次换电池，她都要踮起脚尖，双手奋力托举沉重的电池，稍有不慎就会被电池砸到胳膊，青一块紫一块是家常便饭。雨雪天气，地面湿滑，她踮脚换电池时好几次差点摔倒，只能死死抓住充电架，咬着牙用尽全身力气——这一幕，恰似底层人生的隐喻：我们终其一生，都在与自身的局限、环境的冷漠做着不对称的抗争。她曾鼓起勇气找站长申请调低电池架，得到的却只是“大家都这样，习惯就好”的敷衍回应，那一刻她深刻体会到：底层平凡人的困境，往往不在“不可抗”的灾难，而在“被忽视”的日常，在那些“习以为常”的规则里，藏着最无声的碾压。

上厕所的窘迫，更是女性底层劳动者“生理困境”与“生存焦虑”的叠加，是生命尊严在“效率至上”规则下的微妙挣扎。男骑手找个隐蔽的角落就能解决，可她既不能像他们那样随意，又怕耽误送餐时间被差评、被罚款，每次内急都成了一种煎熬。有一次，她连续跑了四个小时的单，一路颠簸下来，实在憋不住，却找不到就近的公共厕所，下车时差点晕厥过去。她在笔记里写道：“从农村出来，打工、卖菜、摆摊，我早就习惯了吃苦，可跑外卖的苦，多了一份无处言说的窘迫。”这份窘迫，恰恰戳中了底层人生的核心悖论：为了“活下去”，必须牺牲部分“活得体面”，而对体面的坚守，又成了支撑他们对抗苦难的精神微光。

生活的重压从未停歇，一次次将她推向绝境，却也一次次唤醒她内心的抗争意

识。一次次与规则、与现实的交锋中，让她学会了丛林法则中的自保与生存。这不是妥协，而是一种更具韧性的抗争；在无法改变规则的当下，先保全自身，再寻找精神的出口，而写作，就是她为自己开辟的“精神高地”。

即便生活如此艰难，她也从未放弃对精神世界的追求，这正是底层人生最动人的哲学：物质可以匮乏，但精神不能贫瘠；生存可以艰辛，但心灵不能荒芜。出租屋狭小而昏暗，却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床头摆满了从旧书摊淘来的书籍。送外卖的间隙、等餐的十分钟、休息的半小时，她都会拿出书来读——文字成了她对抗“异化”的武器，让她在机械的奔波中，保持着对自我的认知；写作成了她“精神突围”的路径。没有书桌，她就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写；没有充足的时间，她就利用深夜的碎片时光写，哪怕只有几百字，也从未间断。她在笔记里写道：“生活把我压得喘不过气，可写作能让我喘口气。我想把这些写下来，让更多人看到底层人的挣扎，也想告诉和我一样的人，再难的日子，也不要放弃希望。”

这份在平凡中坚守的力量，最终换来了命运的回响。她将自己的亲身经历整理成册，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。这本书没有华丽的辞藻，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，却因为极致的平实，打动了无数读者。她用自己的故事证明：底层平凡人的人生，或许满是艰辛，却也藏着不屈的力量；命运的惯性或许强大，但个体的抗争足以撕开一道裂缝，让光照进来。



心香一瓣

堂屋

马志丁

六岁那年，我家的堂屋是灰蓝色的瓦片、土质的墙壁，它建于何时已无从知晓，只记得每逢下雨，屋内到处漏雨。外面大雨瓢泼，屋内小雨淅沥，床铺被淋湿也屡见不鲜。更让人担忧的是，堂屋的前墙与两侧山墙出现了宽大的缝隙，在最宽处，我的胳膊都能轻松伸进去。那摇摇欲坠的堂屋仿佛随时都会坍塌。家中并无多余的钱财及时修缮，父母只好用建房的梁木抵在前墙，在梁木与地面的接触处夯进粗壮的木橛子。

一日午后，暴雨如注，雷声轰鸣，闪电交错，那闪电仿佛就扎根在院子西侧的大树上，不停地地上蹿下跳，雷声则不断发出轰隆隆的声响。年幼的我，仿佛感受到世界末日的来临，惊恐地张着嘴巴，紧紧捂住耳朵，不敢向屋外张望。全家人担心堂屋会被暴雨冲垮，纷纷转移到低矮但防漏情况稍好的西屋，挤作一团，默默祈福雷雨尽快停歇。大约三十分钟后，雨势渐小，然而响雷和闪电依旧肆虐。堂屋虽未倒塌，却更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者，孤苦伶仃，无助可怜，那根抵着墙的梁木恰似支撑老人身体的拐杖，湿漉漉的，仿佛随时都会被岁月的重压折断。

当时的我并未在意这些，只发觉雨小了，厚重的乌云也渐渐散开，便从西屋跑出来，冲进堂屋，蹲在屋檐下，捡起一根细如火柴的木棍，玩起了屋檐滴水溅起的泡泡，出现一个就扎破一个，在当时于我而言那是最解压的游戏。大黑猪从围墙倒塌了的猪圈里跑出来，在院子里悠闲地到处拱着，哼哧哼哧地，看似在觅食，又好像不是。我顾不上它，只管玩我的泡泡；家人们也没去管猪，虽然还在西屋未出来，但想着雨快停了，猪圈倒了，就姑且让猪撒会儿欢吧。院子里的景象又重新有了生机。然而，就在我玩得正高兴的时候，头顶突然闪过如闪光炮般明亮的闪电，紧接着是我从未听过的仿佛天空炸裂般的雷声。刹那间，我眼前一黑，整个人重重地栽倒在水洼里。我感觉自己的左肩膀像是脱离了身体，脑袋也仿佛离开了脖子。我撕心裂肺地放声大哭起来！父亲飞奔过来，将我抱进西屋。我紧闭双眼，紧紧依偎着父亲，生怕稍微一松就会与亲人阴阳两隔……

清醒之后才知道，雨水泡软了院子里的泥土，那黑猪把抵梁木的木橛子拱掉了，梁木失去木橛子的支撑，顶在堂屋前墙的那端便滑落下来，重重地擦过我的肩膀。自此，我只要听到雷声就心有余悸，直到自己也成了父亲后。而且我的肩膀至今仍是一边宽一边窄。

后来，摇摇欲坠的堂屋终于被拆除。我们在原址上盖起红砖与土坯混合的新堂屋。建盖时，由于时间紧迫，我们一边购进新砖，一边加紧砌筑墙体、推进建房进度。可现实总是与这个本就拮据的家庭作对。父亲与附近砖厂谈好了价格，在第二次运砖时，砖厂却突然加价。为了节省开支，房子不得不停工，父亲只能和拉砖的车队前往8公里外的另一个砖窑厂购买质量稍差的砖块。不巧的是，老天爷又下起了大雨，道路泥泞不堪，父亲和拉砖车队冒雨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，把鞋子都磨掉了底，最后光着脚丫花了一整天时间才把砖块运来，解了燃眉之急……

如今的堂屋，已是第三次翻新后的模样，房龄也有十几年了，屋顶出现了凹陷，瓦片也有破碎脱落的情况。母亲让人给堂屋加上了蓝色的铁皮屋顶，从此再也不用担心漏雨的问题，只是每逢下雨，雨滴打在铁皮屋顶上发出的丁零咣当的声音颇为恼人。不过，时间久了，母亲也习惯了这种嘈杂。母亲在堂屋周围囤积粮食，睡觉休息，与串门的邻居拉家常，摆弄她自己购买的新家具，擦拭父亲的遗像。

第三次翻修堂屋期间，我们兄妹几人早已到城里工作，父亲也已离世。我们多次想把母亲接到身边，让她轮流在我们各家居住。但母亲却以不习惯城市生活为由，果断拒绝。她的惠农政策好了，家里的经济条件也很快好起来，母亲也完全有条件和我们一起住进城市里，但她却仍喜欢独自一人守在老家农村，守在已经被我们强行安装了摄像头的堂屋。她在堂屋与田地之间来回奔波，春种、夏忙、秋收、冬藏，有时还会和村里的小伙伴们到树林里拾蝉蜕、到田野里捡花生，然后把这些积攒起来卖钱，每天都过得充实而忙碌。其实，她并不缺钱，我们每年都会给她一些，但她说：“干活、卖蝉蜕是为了锻炼身体。再说咱村里也不比城里差啥？大门口就是油路，晚上还有路灯，大超市里冬天夏天都有新鲜蔬菜，没事儿时还能和你们婶子大娘‘看唱’。”我们也就只好顺着她了。好在她身体还算硬朗，七十多岁了，还能拉动架子车，在堂哥的协助下把玉米棒从田里运回来，把外皮剥了但不拽掉，将所有玉米编在一起，挂在堂屋屋檐下。闲下了就使用堂屋新安装的Wi-Fi上网，查看“家人群”里我们的动态。人常说：“最大的孝顺，就是顺其心意。”作为孩子的我们，只能通过堂屋上方的摄像头，默默关注着她。



■指画《腊月》 徐友渔



可爱的精灵

姜兆义

只要到过土耳其伊斯坦布尔，便可知晓这座城市近三分之二的土地属于欧洲。作为历史上东罗马帝国的中心，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的首府，伊斯坦布尔曾是土耳其的骄傲。赴土耳其旅游，你会不自觉地被许多未曾见到的景观吸引，或许是历史悠久的罗马帝国教堂，是富丽堂皇的奥斯曼帝国宫殿，是风景秀丽的爱琴海风光，是风格迥异的伊斯兰民族风情，但最吸引我的，不是静态的景观，而是遍布各处的小精灵，被视为城市“守护者”、土耳其的新骄傲，这就是猫。

土耳其的第一顿早餐是在所住酒店。我挑选了自己爱吃的食物，便在背对窗台的桌前坐下，正当我津津有味享受美食之际，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从身后探出，待回头察看，原来是只黑白花纹的胖猫，它正站在窗沿上，极力倾斜身体将头靠近我，仿佛是想让我知道它的存在。“哈哈！聪明的小家伙，一定是想吃好东西了。”我转惊为喜。小时候家中养过猫，也是黑白花纹的，我十分喜欢，逗它玩，喂食给它。它也把我当朋友，天天跟着我。当我吃饭时，它便发出“喵、喵”的叫声，向我讨吃的。只可惜，这只心爱的猫咪没长大就送人了，让我伤心了很长时间。一晃，已成半个世纪前的往事。“馋猫，想吃什么，说呀！”它一定听不懂中国话，仍旧伸长脖子，眼睛紧盯着我的盘子，一声不吭。我看着它期盼的眼神，将一块舍不得吃的牛肉递给它。这是早餐唯一限量的食物，排一次长队服务员只给一块。猫成功得到牛肉勿勿而去后，像变魔术般地又有两只猫站在窗台，同样是倾斜着身子，眼神盯住我的盘子。我不想让猫盯着我吃饭，便把烤肠放在地板上。两只猫迅速跳下去，仅仅用鼻子闻闻，丝毫没有吃的意思，马上仰头望着我，希望也能得到想吃的牛肉。可盘子中已无肉食，我便对它们摆摆手说：“没有牛肉了”，仿佛它们能听懂一般。细心的服务员看到我的窘态，

便拿来猫食盆将两只猫引走。虽然服务员的善举让我安心就餐，但没有猫的相伴，让我产生若有所失之感。

参观景点时发现，土耳其竟然到处是猫，真可谓猫的世界。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与蓝色清真寺毗邻而建，曾作为拜占庭帝国赛马场的苏丹阿赫迈特广场，将两个著名景点连为一体。在这摩肩接踵的热闹场所，猫几乎遍布各个地方，悠然自得地和人一样享受着欢乐。有的低头在草坪上漫步，仿佛这里有无尽的宝物；有的在长椅上酣睡，尽情享受阳光的沐浴；有的则蹲在广场边的围栏上，看着来来往往的各国游客，似乎要区分他们与土耳其人的异同。看到如此多的猫，我便想到巴黎爱丽舍宫前的协和广场，那里是鸽子的家园，鸽子成为游客的朋友，它们可以大胆地飞到游客的手上，主动索取食物。这么多的猫一定像巴黎的鸽子一样，是专门喂养的。当我把问题抛给导游，这位中国语言大学毕业的土耳其人，用流利的中文回答：“它们不是圈养的宠物，而是与土耳其人融为一体精灵。”“它们是流浪猫？”我不解地问。“不，它们和我们都是‘原住民’，可以自由地选择住处。”“早晨的猫是酒店养的吧？”“也不是。”针对我的不解，导游介绍了土耳其人与猫的渊源。土耳其人爱猫有上千年历史。作为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，传说先知穆罕默德曾因不忍打扰酣睡在自己袖口的猫，而剪断自己衣袖，体现出对猫的关爱。而猫对这种关爱也做出回报，一次荒原旅行，穆罕默德因疲劳入睡，面临毒蛇攻击。猫勇敢与蛇搏斗并杀死蛇，救了穆罕默德。从此，土耳其人便把猫作为精灵，不仅不驱赶，反而被视为可以带来好运的“守护者”。

在土耳其的《动物保护法》中规定，猫不再是“财产”，而是有感知的生命，不能作为宠物一样被售卖，禁止虐待、遗弃、故意杀害；对所有无专人照顾的猫，政府采取强

制疫苗、芯片植入登记、建立数据库；为保证猫的生存，由政府列支保护经费，设收容所和诊所，提供食物和医疗；凡虐待猫者，最高判四年监禁。我大吃一惊，原来法律规定了猫的基本权利。作为一个自由的生命体，它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可以选择生活在人所提供的场所，也可以生活在任何地方。在法律的保护下，这种可爱的精灵得到仅次于人的特殊地位，在土耳其衣食无忧，幸福地与土耳其人共享同一片蓝天白云。

离开伊斯坦布尔，前往卡帕多奇亚的当晚，我住进了建于山腰间的洞穴酒店。这座山寸草不生，除了酒店里的人外，便毫无生机，想必猫不会爬到这里受罪。导游说，明天早晨会有大量的热气球升空，酒店的观景平台是观赏的好地方。第二天拂晓，我来到位于高处的观景平台，准备在晨曦的霞光中观赏热气球。平台上有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，静悄悄的，没有一个人，却发现五只猫，两只蹲在桌子上，一只趴在椅子上，还有两只勇敢地站在栏杆上。原来高山上丝毫不缺猫的身影。在这暮色刚退去的早晨，多数人仍在酣睡，这里成了猫的天下，它们独自在晨光中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宁静。有了这五只猫，便感到这荒凉的山坡有了生机，吹来的秋风有了温度，对人与动物间关系也有了新认识。

准备离开土耳其的那天，一群猫站在入口处，仿佛在目送我回国。我随着人流走进机场，又回头望去，好似要向远送我的亲友告别。这时，我看到一只猫正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，让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养过的小猫和来土耳其第一次见到的猫，神奇的是，它们竟同一花色。我感到与黑白花纹的猫，一定有量子纠缠般的特殊缘分，它虽然不是最美的，也不是最高贵的，却是我最喜欢的。我在土耳其没有任何朋友，这只猫仿佛一下变成我的朋友。我向它挥手，向这只精灵告别，祝福它在自己家园继续享受美好时光。